

中国 **新锐派**
作家作品文库

向着太阳的 方向奔跑

【谭艳梅长篇小说作品】

一部描写中国留守儿童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

像草一样顽强，把根扎进深深的土壤，
永远充满绿色的希望，以蓬勃的姿势向上生长！

谭艳梅◎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着太阳的方向奔跑/谭艳梅著.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8.12
(中国新锐派作家作品文库)

ISBN 978-7-5047-6823-0

I. ①向… II. ①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6341号

策划编辑 张彩霞

责任编辑 齐惠民 李小红

责任印制 梁凡 郭紫楠

责任校对 卓闪闪

责任发行 张红燕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5区20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话 010-52227588 转 2048/2028(发行部) 010-52227588 转 321(总编室)
010-52227588 转 100(读者服务部) 010-52227588 转 305(质检部)

网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5047-6823-0/I·0288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版次 2019年6月第1版

印张 13.5 印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94千字 定价 4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差错·负责调换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父母离婚	4
第二章 父母曾经的爱情	12
第三章 父亲救美	18
第四章 母亲北上	22
第五章 父亲跳河	26
第六章 奶奶去世	34
第七章 魂归花鼓戏	40
第八章 打架	43
第九章 豆豆	48
第十章 虎伢仔	51
第十一章 蔡婆	56
第十二章 爷爷的菜园子	61
第十三章 爷爷的转变	66
第十四章 偷牛贼	71
第十五章 爷爷的养鸡场	76
第十六章 豆豆的家事	82
第十七章 城市里来的爱心志愿者	89
第十八章 营救猫咪	93
第十九章 义卖报纸	97
第二十章 讲神话的老太婆	103

第二十一章	山歌王子	110
第二十二章	白鹭	114
第二十三章	野猪	117
第二十四章	打牌的邻居奶奶	122
第二十五章	二柱傻子	126
第二十六章	重男轻女	129
第二十七章	网络诈骗子	133
第二十八章	“彩票”	139
第二十九章	大火	144
第三十章	修路	148
第三十一章	水中救人	152
第三十二章	父亲醉酒	159
第三十三章	逃学	162
第三十四章	智斗人贩子	165
第三十五章	冰糖葫芦	172
第三十六章	水库	179
第三十七章	抓野兔	183
第三十八章	探秘山洞（上）	186
第三十九章	探秘山洞（下）	192
第四十章	向着太阳的方向奔跑	197
第四十一章	父亲受伤	205
第四十二章	尾声	208

引子

“杰杰，杰杰……快回家，你妈妈受伤了，正准备送医院呢！”

“什么?!”

那天下午四点多，他正与同学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同村的一个远房堂伯母远远地高声呼唤他。听了伯母的话，他的心猛地往下一沉，本在边玩边走的他撒腿就往家飞奔。跟他一起走的几位同学也追着他跑，可就是怎么也赶不上。

当他赶回到那个有着三层小洋楼和一个小花园的自家院子里时，母亲已经被村里的几个人抬上了一辆面包车。院子里有许多人，有的大声嚷着，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在静静地看着……堂屋里也有许多人……他瞥见父亲那辆黑色的奔驰车正安静地停在一旁。

他径直走上了面包车，没有理会任何人。

母亲安静地躺在靠车门边的那排座位上，她身下铺的是一块蓝色碎花床单。她头歪着，枕在一个沙发靠垫上，靠垫上是一块粉色的带血迹的毛巾，旁边有几张带血迹的白色卫生纸。母亲一头黑色的卷发凌乱地垂在一旁，发间发梢有明显的凝固了的血块。母亲的眼睛微闭着，平静的脸比平时苍白了些，嘴唇干裂，她的衣服上有许多的泥巴和鞋印，脚光着蜷缩在车里另加的那条塑料板凳上……

他没有喊母亲，只是静静地蹲在她的旁边。

也许是闻到了他的气息，母亲在他蹲下的那一刻睁开了眼睛——她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她咧开嘴对他微笑了一下，轻轻说了声：“杰杰，放学了啊，你别蹲着，会不舒服的，坐板凳上吧……”母亲边说边

把她伸在塑料板凳上的脚蜷缩了起来。

听了母亲的话，他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母亲伸手帮他擦掉眼泪，说：“杰杰，妈妈没事，真的没事，你放心！”母亲不说还好，一说，他的眼泪居然如断线的珠子不断滴落在母亲帮他擦眼泪的手上。母亲布满了血丝的眼睛显得越发红了。

他没动，没听母亲的话。他想多蹲一会儿，这样离母亲更近些，看母亲也看得更清晰些。他记得他上小学以前最喜欢的就是坐在母亲的腿上，然后把头靠在她的胸前，感受她心脏有节奏的跳动……现在是个大男孩了，遇到激动的事时，他最多也就是轻轻地抱一下母亲，然后马上离开，不过母亲还是喜欢一把搂住他，搂得紧紧的，然后在他额头上猛地亲一下……这会儿，他甚至能听得到母亲心脏跳动的声音。他能感知到母亲的整个身体乃至她的心都是疼的。

母亲握了握他的手，又摸了摸他的头，接着轻轻拍了拍他的小胸脯，然后又闭上了双眼。

“杰杰，你爸爸还躺在你家沙发上耍酒疯呢，还扬言要把你也揍扁，然后赶出家门，你爷爷奶奶正在那里给他灌醒酒汤……”快言快语的堂婶桃花半倚在车门上，一下就给他说了一大堆消息，全然不顾身旁使劲给她使眼色的丈夫明煦。

“杰杰，你回来啦……”这时，奶奶走过来，她爬上面包车，把手中的小被子盖到母亲的身上。

“杰杰，你与我一起坐后面吧。”奶奶拉了拉他的手说。

“不，我要跟妈妈在一起。”他松开了奶奶拉着他的手。

奶奶无奈地摇了摇头，只得自己坐在车座后排，堂婶也上了车，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

“杰杰，那你坐在小凳子上吧。”妈妈把伸在塑料板凳上的脚又往里头挪了挪，说。

他起身坐到塑料板凳上，没说话，只是轻轻抬起母亲的双脚，把它们放到自己的双膝上，他说：“妈妈，这样你会舒服些的。”

他没听到母亲说话，却听到母亲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堂叔明煦坐进了面包车的驾驶室，插上车钥匙启动了车，对车外的众人说了句“我们走了啊”，然后就将车开出了院子，朝市人民医院的方向驶去……

“静，真的是对不起了，今天这事儿，都是我的错，刚才你爸还打了明晖几巴掌呢，回家后我还要好好教训教训他。”奶奶双手紧抓着前排的车座，把头伸进两个车座靠背的缝隙对着儿媳说。

“妈，没事，不怪你。他喝多了酒。是我不会躲。”母亲小声说，眼睛仍然轻轻地闭着。

“你看，你看，多好的媳妇哦，明晖他真是瞎了眼，黑了心了……”奶奶对着前排的桃花和明煦说，口气中尽是对自己儿子的愤怒。

“奶奶，别说了，我妈妈的伤口很疼的，让她休息一下，好吗？”他的语气中带着恳求。

听了他的话，奶奶叹了口气，不再说话。

面包车在新修的水泥公路上前进，路两旁的树木与房屋在快速地倒退着。

第一章 父母离婚

“你们怎么连最简单的清洗与包扎也不给她弄一下啊？看，伤口周围的头发上全都是凝固的血块，现在一点都不好清洗了，要是感染了破伤风，病人就更受罪了。”母亲一被送进急诊室，值班的医生就开始责备奶奶与堂叔堂婶。

“我们村的医生正好去镇上开会了，我们又不懂，害怕弄得不好，反而……所以……”奶奶脸上满是尴尬与惶恐，不知道如何说才好。

对头上的伤口做了清洗、缝合、包扎等相关处理后，医生又对全身做了一些相关检查，然后才把母亲送进了病房。除了头上的长伤口，母亲还有轻度脑震荡，且身上有多处淤青，还好只是肌肉软组织受损，没有伤及内脏与筋骨。但是因为伤口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失血过多，得在医院输血并做适当的调理。母亲的命真大。

母亲头上的伤口大概五厘米那么长，是被父亲醉酒归家后随手拿起身边的木凳砸的。那时父亲使劲敲门，声大如雷，母亲给他开门后，对他说了句“怎么又喝醉了？敲这么大声干吗？”然后伸手准备扶他进屋，而父亲却冲母亲大吼一声“滚开！”一下就把她的手推开，母亲没站稳，后退几步后坐到了地上。看着倒在地上的母亲，父亲好像没推过瘾一样，又顺手拿起旁边的实木板凳朝正准备爬起来的母亲扔去，而凳角正好砸中了母亲的后脑勺。母亲被板凳砸晕后倒在地上，头上的血一小股一小股地流出来……

“妈妈，你离开我那个破爸爸吧！我早就看他看不顺眼了，你不要再与他在一起了！”看着母亲的样子，此时的我恨父亲恨得牙根儿痒，我

多想事发时自己就在旁边，然后帮助母亲把父亲揍一顿……当时父亲回家时已过中午，爷爷奶奶到地里干活儿去了，而母亲正在家里帮我清洗前几天穿脏了的球鞋……要不是奶奶心慌个不停一定要回家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不幸的母亲可能就要等我回家才能被发现已经晕倒在了血泊里。

爷爷奶奶进屋时，发现父亲正歪躺在沙发上打鼾，领带松松垮垮地斜挂在脖子上。父亲的鼾声震天响，恐怕连屋顶上积存的灰尘都要被他的鼾声震飞了，而母亲静静地躺在地板上，头下的地板上有摊还没完全凝固的血，身上到处是鞋印——外面刚下过雨，满是泥泞，父亲的鞋上满是泥污，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喝醉后才开车回来的，还好，没有在外面闯祸。奶奶撩起母亲的衣服看了看，发现她的身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看来是父亲在母亲晕倒后又不知道在她的身上踢了多少脚。中间她也许被踢醒过，也许被踢醒后又晕过去了，可是她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他对她到底有多大的怨恨，才下这样的狠手！

爷爷看看母亲，再看看父亲，一下子就火冒三丈，挥起紧握的拳头朝父亲砸去……在拳头快挨着父亲的脸时，他的身子就被奶奶死死抱住了：“死老头子，你没看见明晖喝醉了正睡着吗？你现在打他有什么用呢？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快找人帮忙把静送到医院去！”

“明晖就是被你这死老婆子惯坏的，从小就这样！我要打他都挡着！”爷爷收回了拳头，掏出手机后气冲冲地走到院子里打电话去了……看着爷爷走出去的背影，奶奶捂着疼痛不已的胸口，眼含着泪水踉跄地走向了放药的抽屉。

“孩子，你说的是让我与你爸爸离婚？——我们离婚，那你跟谁呢？”母亲眼神迷离。

“妈妈，我当然是跟您了。我才不跟爸爸那个大坏蛋呢！哼！”我心中满是愤怒，感觉快要气炸了。一想起父亲对母亲所做的事，我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好吧，都过去了，你别再那么激动了，一切都会过去的。以前给

他那么多机会，他都不改，这次我也想通了，出院后就跟他提离婚，我尽量争取到你的抚养权。不过，你爷爷奶奶就你一个孙子，恐怕……”

母亲握着我的手，又摸了摸我的头，接着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小胸脯。

握手、摸头、拍胸……这一连串的小动作是每当我情绪波动，母亲安慰我时必做的。我都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就已经开始用这套动作安抚我，总之，只要母亲对我做这几个动作，我再愤怒、再激动的心也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平缓下来。

“妈妈，我以后当您的小尾巴，处处跟着您，看那坏蛋还怎么欺侮您！”我的心情有所平复后，认真地对母亲说。

“嗯，好孩子。不过，你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不要太担心妈妈，妈妈以后一定学会好好保护自己。”母亲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眼神。

母亲受伤住院后，在医院里待了半个月，父亲都没有来看她一眼。母亲对他真是彻底失望了。

出院回到家中的那一天，正值黄昏晚饭时间，而父亲又出去了。晚饭还没开始，我正趴在饭桌上做作业。一进屋，母亲赶紧到厨房帮奶奶择菜。

“静，你刚出院，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呢，快到沙发上休息吧！这里就不要你帮忙了！”奶奶再三推让，不要母亲帮忙。

“妈，我好了。”母亲不听奶奶的劝告，坚持在厨房帮忙，奶奶只好作罢。

“杰杰，赶紧把作业做完，马上吃饭了。”奶奶在厨房冲我喊。

“好的，奶奶，我只有一道算术题了，马上完成。”我眼皮也不抬一下就应了奶奶一声，手中的笔一直在作业本上写个不停。很快，我就把作业做完了，然后把书本文具都收拾进了书包，把那张铺在餐桌上的废旧报纸也拿出来放到了一边。

自从我上学开始，因为这边没有我专门做作业用的书桌，所以，只要来奶奶屋里做作业我都会拿张废报纸放在餐桌上，以防桌上的油污弄脏了书本。这是母亲教我养成的好习惯。母亲曾说，书本就像自己穿的

衣服，一定要干净整洁。它们也像自己的手和脸，不能让人看着脏兮兮的。

我想到了那天母亲被醉酒的父亲打得昏倒，直到爷爷奶奶回到家硬把她叫醒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奶奶的帮助下，费力爬起来硬撑着软绵绵的身子到洗漱间洗脸洗手。本想去卧室换衣服的，可是实在是没力气换了，然后她就被风风火火赶来的桃花婶扶上了面包车，说去医院检查清理了再换，她只好作罢。

饭菜很快就上了桌。有红枣炖乌鸡、红烧辣排骨、糖醋鱼，还有一盘青菜小炒。这些菜，因为我喜欢吃，奶奶近几年才学会做的。而当只有她与爷爷两个人时，奶奶一顿最多只做一道这样的青菜。

“奶奶，今天怎么这么多的好菜啊……咳！咳！”我拿着筷子迫不及待地夹了一块排骨送往嘴里，然后边吃边问，可是不知怎么的，排骨上的细辣椒末把我呛了一下。

“唉，说过多少次让你吃饭不要说话，就是记不住，你看，现在不是被呛了吗？”爷爷端着半杯酒从厨房出来，看我手捂着嘴咳嗽的狼狈样子说。“你妈妈不是刚出院嘛，身体还没完全恢复，需要好好补补。所以你奶奶就做了这么多菜。”

爷爷喜欢喝酒，每天三餐都必须喝，要不一整天浑身都没劲儿，但他从不多喝，每次最多喝半杯，而且喝酒时，都是小口小口地品。他说要慢慢品，才能品出酒真正的味儿来。

爷爷吃饭时除了每顿要喝酒，还要吃四碗饭。不过，他的每碗饭都只是用勺子舀一勺米饭，不管这勺是多是少，从不多用勺子再在饭锅中多舀一粒米。他总对外人说，他能吃四碗饭。“快七十岁的人了，还能吃四碗饭，真是了不起！年轻人都比不上呢！”外人总是这么夸他。要是说这话时，正值奶奶在旁边，奶奶就会抿嘴笑，她的眼睛都会笑得眯成两条缝，就像两道弯弯的月亮。

爷爷在桌旁坐定后，奶奶与母亲也相继从厨房出来坐下吃饭了。

“静，来，吃块鸡肉。”奶奶夹了一只鸡腿放到母亲碗里。母亲赶

紧用碗接住，然后又顺手夹给了奶奶。

“这不，还有一只呢！这只给杰杰吃。”奶奶把碗里的鸡腿夹给了我，又夹了一只鸡腿放到了母亲碗里，母亲又转手夹到了爷爷碗里。

“爸、妈，你们都辛苦了！这段时间我住院，家里的事没少让您二老费心，家里医院两头跑，还得照顾杰杰。”母亲阻止了爷爷想把鸡腿又夹回她碗里的举动。“今天妈做了好多好吃的呢，哪样都是好东西，我们都别让了。您二老以后要多保重身子。别只顾别人忘了自己。”

“老头子，你看，多好的儿媳妇啊。明晖……他真是瞎了眼……”奶奶眼睛一下就红了，声音也有些哽咽。

“老婆子，吃饭呢，好好的，你提明晖那臭崽子干什么？有事以后再说不行吗？”爷爷瞪了奶奶一眼，声音有些重，说，“吃饭，什么也不要说了，静今天刚出院呢！”

“好，好，好，吃饭！静，杰杰，吃饭……”奶奶用袖子抹了一下双眼，然后又给我夹了些排骨和鱼，自己才开始吃起来。

接下来，大家都闷头吃饭。

这顿饭，我吃得差点撑破了肚皮。我摸着圆圆鼓鼓的肚子，直打饱嗝，不得不把腰带松了松，然后对奶奶说：“奶奶，今天的饭菜真是太好吃了。您以后天天这样做给我吃吧。”

“好，只要我的宝贝孙子喜欢，以后我天天这样做给你吃。”奶奶边扫地边回答，那时，母亲正在收拾饭桌上的剩菜。

“要不是你奶奶天天做好饭好菜给你吃，你哪会长这么壮实啊？！”母亲露出了这半月以来的第一抹微笑。

“嗯，我们家杰杰就是壮实，以后长得肯定比他爸爸还要高大，看他爸爸一米八的个头儿……”奶奶突然停住不说了，脸上又露出了尴尬的神情。我发现，坐在沙发上喝茶的爷爷正向奶奶撇嘴瞪眼呢。

收拾完桌子后，母亲坐在沙发旁边的凳子上，眼睛盯着电视机，但好像心不在焉，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电视里正播放着动画片，是我选的。只要我在屋里，爷爷奶奶从来

都不与我抢电视机。哪怕到了他们最喜欢看的节目的播放时间。

“我爸爸妈妈离婚了，以后我就只能跟着爷爷奶奶过了……”电视里突然蹦出这样一句台词，把客厅里的四个人都吓了一跳。我们都不约而同地互相看了看，我更是为这句突然的话感到不知所措，好像自己有罪似的。那时，屋子里显得异常安静，只剩动画片里那个在向伙伴们边哭边诉苦的动画小子的声音。

“你选的什么破台，杰杰？”爷爷突然闷声发问。

“我……”听到爷爷突然发话，我的心里猛地一堵，正想向爷爷解释，可是我话还没说出口，就听见了母亲的声音。

“爸，妈，我想了很久了……我……我决定与明晖离婚！”母亲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那句心中酝酿了至少半个月的话。

听了母亲的话，我盯着电视机的眼睛移向了爷爷奶奶。

“离——离婚？”爷爷奶奶异口同声地又像不太相信似的说出了他们那一代人恐怕一辈子也难以启齿的那两个字。

“是的，爸、妈。我决定与杰杰他爸离婚。”这回，母亲的口气异常坚定。

“为什么啊？离婚可不是一件小事呢。”过了不知道多久，爷爷端着桌上的茶杯慢慢地抿了一口茶，就像喝酒时一样。他陷入了沉思。

“明晖是有错，他不应该喝醉酒，不应该打你，不应该赌博，不应该在外面找女人……可是我们一直在劝他、教训他呢，他很快就会变好的。”沉默了不知道多久的奶奶，突然像机关枪一样说个不停。她真的很害怕失去这个好儿媳。“要是没有你，我们家不会这么快好起来的，也不会盖起这么大这么好的房子。何况离婚对杰杰也不好，是不？杰杰只有十一岁。”奶奶看了看假装在看电视、好像对他们说的话漠不关心的我。

“妈，谢谢您和爸这么多年对我的关心。自我进入这个家，二老都把我当女儿一样看待，可是这回真的对不起了。二老也知道，这结局不是一件两件事就能导致的，也不是我忍让就能平安无事的。我这样做，

是为了我好他更好吧。另外，如果二老同意，杰杰跟我一起过，可以吗？”母亲的心情看起来很平静，这些话，在这些天里，她在心中不知道练习过多少遍。

当母亲说到要我跟她一起过的话时，爷爷与奶奶互相对视了一眼。“如果你执意要离婚的话，我和你爸同意，但是杰杰不能跟你，当然，杰杰——也不跟明晖。”奶奶低头扯了扯自己的衣角无奈地说。

“那我跟谁呢，奶奶？”听到关于我跟谁的问题，我再也不假装漠不关心了，而是迫不及待地问。

“你跟我和你奶奶。”爷爷接过我的话头声音含糊地说。看来他口中的茶还没有咽下呢。

“我不跟你们，我要跟妈妈！”我急着说，声音中全是对爷爷的话的不满。

“你不能跟你妈，就不能跟你妈。”这回爷爷说话一点也不拖泥带水。他也不管他的宝贝孙子是否接受得了。

“不，我就要跟我妈妈。”听完爷爷没有商量余地的话，我急得快哭了起来。

“杰杰，要你跟着我们，是因为你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不方便又不安全，是吧，静？”奶奶说话时脸虽朝着我，但我还是看见她的眼睛对着母亲的方向眨了眨。

“嗯。杰杰，你先跟着爷爷奶奶吧。妈妈现在带你走确实有些不方便和不安全。等妈妈安定下来了，就来接你过去。你现在不是还要上学嘛，对吧？”看来爷爷奶奶是不会放我跟母亲走了。母亲为了让我安心来跟着爷爷奶奶，只有这样劝我。

爷爷奶奶一辈子就生了父亲一个孩子，而父亲母亲现在又只生了我一个孩子。作为出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农民，爷爷奶奶骨子里传宗接代的观念还是相当严重的。如果母亲把我带走了，他们是有后顾之忧的，那就是害怕母亲给我改名换姓。虽然母亲这个儿媳妇现在看起来很好，但是与儿子离婚之后就难说了。解除后顾之忧唯一的办法当然就

是把我留在他们自己身边了。聪明的母亲早就想到了这点，她提出想把我留在身边也只是试试运气罢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爷爷奶奶同意我跟着她，她也只能先带着我回姥姥家。更何况，我马上就要升初中了，换一个学校对我来说未必是好事。

“好吧，妈妈。那我等你先安定下来吧。我绝不拖累你。”刚才还固执地要跟母亲的，我听了母亲的话后也就想通了。我很懂事地说不拖累母亲，可是谁知道我当时是多想时时刻刻和母亲在一起啊。

第二天，母亲和父亲就去镇政府办了离婚手续。母亲同意离婚，父亲是巴不得这样的。与母亲离婚，是父亲至少一年来的想法了，只是碍于爷爷奶奶的阻拦，再加上母亲没有明确表态，一直拖延到了现在。终于离婚了，父亲应该非常高兴，而另外一个人也应该非常高兴。

与母亲离婚后，父亲也没有太绝情，他邀请母亲一起清算了一下自家的财产——家里那幢三层别墅和那辆开了近三年的奔驰车归父亲和爷爷奶奶，市区那套还未装修的三居室归母亲，另外还从他的个人银行账户中转给了母亲二十万元。

市区那套三居室的新房本来是等装修好后，我去市区上初中用的。我还曾对同学说过下一年我就要去市区最好的学校上学了呢。可是父亲急于与母亲离婚，看来我去市区上学的希望成了泡影。

第二章 父母曾经的爱情

如今，母亲并没有流下多少眼泪，虽然对这个家有许多的不舍，特别是对我的牵挂。可是她看透了父亲的心思。要说那天父亲醉酒后打她是糊涂账，可是以前的许多次呢？最近一年多以来，父亲总是无缘无故地挑母亲的刺，然后借机对她拳脚相加。

父亲以前可不是这样的。自他与母亲相识以来，从来都是温柔至极，平时连重话都不对母亲说半句，更别说是又打又骂了。难道人们说的“男人都喜新厌旧”是真的？

以前，我总会问母亲，她与父亲是怎么相识的。母亲也会经常回忆起以前和父亲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高中毕业的那年暑假，她高考落榜，也因家中兄妹多，为减轻父母负担，她没有再考，打算过完暑假就与同学出去打工赚钱。正逢她县城舅舅家的表哥结婚，表哥邀请她去帮忙。在喜宴上，同桌有一个帅气的男孩从她坐到桌边开始到宴会结束，就一直在有意无意地打量她。那男孩满眼透着光彩，而且不仅眼睛，简直所有的五官都是亮亮的，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有精神。宴会后她偷偷地问表哥那男孩是谁，表哥告诉他那是他舅家的儿子，也就是表哥的表弟，刚从技校毕业回来。后来经表哥的撮合，没多久，他俩就走在了一起，人家都说他俩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婚后他俩也特别恩爱，经常手牵手漫步在乡间的青石板路上，听鸟鸣，听虫叫，看树上的鸟儿嬉戏，看天边的云聚云散……偶尔，他也会摘朵路边的漂亮小花别在她的发间，然后直直地看上半天，说：“静，